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五

元 趙采 撰

䷮ 坎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之

陷也為溝瀆入幽谷也幽者北方不明之地初在
坎底又入幽谷困窮益甚无自出之勢故三歳不
覿自初覿四歴三爻三歳也二至四有離體離
目為覿也困六爻陰為小人之困陽為君子之困
然三陰掩陽小人困君子君子不終困小人實自
取困焉故初六出則不得應於四入則不得比於
二非自取困辱而何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

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

愚曰二五相易爲震震爲稼二坎水注之爲酒兊爲口食也朱紱謂五也巽爲股膝以上也乾爲大赤坤爲黄赤黄爲朱乾爲衣蔽乎膝上朱紱也酒食君子所以養五不應二二未得君困於酒食无以自養也朱紱方來五以同德終求乎二兩困相求惟誠能通故曰利用享祀上六宗廟五動二往震爲長子艮爲門闕長子升自門闕至於宗廟享

祀也享祀心專一之義也上求下應順也下進上不納逆也故易戒二曰征則凶凶自取之无所咎也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言五未應二二雖困於酒食及五同德相求應則困之中又未嘗无可慶者焉

六三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

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
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
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於石也以不善之德居
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於蒺藜也進退既
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
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
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詞曰非所
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安得不辱夫蒺藜剛而不可乗者也九二是也而三乃據之是非所據而據也以小人掩君子以柔乗剛事理之至不順也身安得而不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宫雖其所安而不得久矣妻雖其所與而不得見矣歸无所容死无所託天下之至不祥何以過之斯人也犯義之甚神怒人怨視初上為最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

古人汲水只用瓦器不用木桶亦不是卦中不取
木義易中有一象則說一句聖人見卦中有瓶象
則說瓶巽木也巽乎水而上水安知非又以木而
汲水乎令人汲水二物皆用亦可見矣朱漢上謂
此卦象辭脫錯當云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
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其言
亦有理夫子於改邑不改井曰以剛中者何坎本

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漲一斗便是此義

又如草木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

水井之義以愚觀之若說漲水上來豈止用木為

然其他器物沉下水底水亦漲起且草木生津潤

於井義皆無干涉程傳亦自穩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

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

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
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
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井水之上人獲
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
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盖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
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
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
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

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

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隂居下故為此象葢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

愚曰初為井底坤水汩之泥也夫輕清者上升重濁者下降物皆然水為甚此初六所以為井泥而

不為人所食也泥而不食遂為廢井舊井廢井也
不特人不食禽亦不飲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言居
下流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衆所共棄也嗟夫德之
不修行之不潔而怨時不我用惑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
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
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

比初也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反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愚曰程義已詳爻云谷者以下卦伏艮云鮒者以巽為魚鮒魚之類也云甕者以三四五離象離為大腹兌為口有口而腹大者甕也云敝漏者以兌

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
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
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
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
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
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
足以濟用如井之潔清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
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

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陽剛中正之君但能
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
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
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愚曰甃井用塼塼者坎水坤土合而甄者也四有
甃井之象故云井甃九三六四君子之潔修者也
三之渫抱潔而可用汲四之甃自脩而不使廢然

井以上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朱子曰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愚曰陽為清潔坎水陽也九五以陽居陽清潔之至故為洌坎中一陽是乾乾為寒井五月卦陰氣自上而下寒矣故九五有寒泉之象井泉寒洌而

後可飲人君德中正而後能用士九三渫之六四修之至此則寒洌而九五食之矣以中正之君用自修清潔之士此天下所以並受其福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

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
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朱子曰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轆轤收繘者也亦通幕
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
而坎口不掩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
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愚按幕于氏本作冪亡狄切覆也今作幕音莫
者傳寫誤也井至上六既渫矣既甃矣既食矣井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六

元　趙采　撰

䷰ 離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潔清不可不革者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

也革而无甚益猶有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朱子曰革變革也兊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説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

納庚革之離納已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十者數之極也言待其極而後革人斯信之矣夫日未至而革固不可也日雖至矣未至於極亦未可也已日乃孚如桀之民曰時日曷喪紂之民曰天曷不降威而伊尹猶去亳適夏武王猶觀政於商是也革有悔者也然必具乾德者革之而悔亡矣乾德天德也无欲者也故曰乾道乃革離兊皆乾體故云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

之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
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
未之有也文明以説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
説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説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
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
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
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
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

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愚曰彖釋革而曰水火相息二女不相得者何此言凡物不合則變生是以革也水火二女此以上下卦體而言革也或曰坎為水兌為澤今彖以兌

為水何也曰坎兊一也坎為陽水兊為隂水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兊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兊亦為川坎為水革兊亦為水又兊為金金者水之母此兊所以言水也釋已日乃孚曰革而信之者何言革者非常之事事不極而革人豈遽信哉必待十日數極而後革革則人乃信之矣此以卦變震離納甲而言革之不可輕也釋元亨利貞而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者何此言有乾德而後可革

革則四德不全不可同乾矣故但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不曰利者革則天下以為利非聖人之利故不言也文明以說謂離變六五而為兊成革也大亨以正謂九五當位而正正則大亨也釋悔亡而曰革而當者何言離六五之上五與上革而得其當此以離變革而言革之道所以悔亡也離兊皆乾體坤來革之天地革也天地革則寒暑相代而四時成寒暑亦水火也湯武之革亦天地之革

愚曰天地間寒暑相代謝只是水火相變革至變革莫如水火知變莫如治歷君子治歷之變以四時之變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矣堯之歷象箕子之歷數是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

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
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
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
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以中順
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
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
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

於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子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

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

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

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

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

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

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愚曰離之六二納己故曰已日乃革之乃者難之也已日則時久而事極矣猶難之而後動湯武是也以是而往故吉且无咎道亨而時會謂之嘉六二居中處順又已日而後革之此其行所以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

下之上事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
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
革之則無過矣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
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
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愚曰九三剛正而明居下卦之上可進而革者也
聖人曰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何也以九三剛明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

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愚曰進而至於四其卦為兌革而說者也革而當矣悔可亡矣不惟吾自信吾之志而天下亦皆信吾之志矣此改命之所以為吉也改命大事也天下不信其事而信其志无湯武之志則簒也故必曰悔亡有孚而後曰改命吉然則易之有革所以重湯武之事而憂後世亂臣賊子之為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愚曰夫革一物易一物未足以盡革也變凡為聖變臣為君變亂世為文明革道大矣革至九五大人以天德宅天位煥乎其有文章赫然其有威德无可云喻如虎之變焉則其精神之所感召不待

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葢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茍便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

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横亘於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虚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

愚曰鼎在天地為中和調一之器帝王守之則曰神器聖人鑄之則曰象器水火相巽則為養人之器水火相濟則為養身之器凡鼎之義无不吉也无不亨也義盡於辭故其辭簡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

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
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
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
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陽剛之道也五
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
元亨也

愚曰六十四卦皆象也而鼎之象見於畫初為趾
二三四為腹五為耳上為鉉而鼎具矣其用則以

木巽火有烹飪之功烹飪之功二祭祀也賔客也祭莫嚴於上帝賔莫重於聖賢曰聖人亨者嚴之也曰大亨者重之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極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也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爻也鼎器也極其用則道也此以六爻言鼎之用也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為耳在下聽卑聽也再變巽離為目在四三

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

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愚曰二鼎實矣三則鼎實過中三動成離坎坎為耳以三之離近五之離火壯矣夫熟物謂之革鼎之有耳所以受鉉而行非以革物也今九三實盈火壯鼎沸及耳耳炎而不可加鉉是以不可移掇而其行塞離為雉雉膏八珍之一也鼎不可移掇雖有

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

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朱子曰晁氏云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愚曰四與初應四動之初成震兌震爲足兌爲毀折鼎折足也餗鼎實也李鼎祚曰雉之屬也謂卦

有離也初之四離毀矣覆餗也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受實必有餘量二已不可復加三已過中四則溢而覆矣九四近君處之不當位豈能任天下之重況與初應而信用初六之小人所以折足致傾敗而覆其鼎之所有故國敗身辱而受大刑何凶如之其形渥輔嗣謂霑濡之貌伊川從輔嗣曰赧汗也文公云渥當作剭重刑也若只作沾渥却只是洗濕渾身覆餗大事不止於赧汗霑濡而

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功成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

不變者也乾為王故云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六